

责任编辑：林 旻

封面设计：张守义

516

世界文学丛刊第八辑

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衡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 1/2印张 2插图 351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册

统一书号：10190·093 定价：1.40元

编辑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拉丁美洲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振兴民族经济，反对本国寡头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拉丁美洲文学历史不长，但却丰富多采，它从各个角度，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反映了这一史实。当代拉丁美洲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作家正是在四十年代前后逐渐涌现出来的。他们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运动，其规模之大，作品之多，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这些作品，以其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独特的风格，冲出伊比利亚语世界（即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拉丁语系国家）的圈子，很快引起国际文学界的广泛注意，为拉丁美洲文学赢得了世界声誉。

拉丁美洲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开辟了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的。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凋敝，政局动荡，人民的行动受到独裁统治的严密控制，政府当局钳制言论和创作自由，因此，作家们往往采用晦涩隐喻的手法，以图描绘和反映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他们或是通过鬼魂神灵来暴露庄园主的凶狠残酷，或是以离奇的情节来嘲讽暴君的昏聩无能和穷奢极欲，或是写巫术来揶揄统治阶级的没落，或是借动物之口来抒发对社会现实的厌恶和忿懣……其手法迂回曲折，但其针砭所向，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在这类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场面及情节和完全出于幻想虚构的情境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ágico）的文

学流派。按照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迷离恍惚的幻觉结合在一起，通过极端夸张和虚实交错的艺术笔触来网罗人事，编织情节，以达到抨击社会的黑暗、污秽和混乱的目的。当代拉丁美洲著名作家大多喜欢采用这种手法，因为他们说，他们对存在主义已经完全失望，而风靡一时的超现实主义又只能表现决不可能的事，只有魔幻现实主义始终保持着某种乐观情绪，能表现未必可能、然而也未必不可能的事，能“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从而对生活在当今时代苦闷烦恼的人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当然是拉美文学界的解释。对于魔幻现实主义，说得通俗一些，我们倒不妨打这样一个比方：如果说现实主义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魔幻现实主义似乎可以比喻为社会的一面哈哈镜。虽然它蒙着一层神秘的魔幻色彩，但通过它的折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更为巧妙地反映出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

这一辑《世界文学丛刊》介绍了拉美十国的二十四位较有影响的作家。这些作家今天大多仍活跃于拉美文坛。我们选译的作品有的一人一篇，有的两篇、三篇不等，并各附作家小传。

拉丁美洲小说家人材辈出。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构思奇特，文笔简练，充满幽默感，处处透出作家的广博知识。这里收集的两个短篇《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和《坐在门槛上的人》，体现了作家“象钟表一样精确”的艺术风格。另一位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也是精于短篇的能手。他擅长通过描写动物，发掘人的潜在意念和心理活动。《美西螈》就是他的一篇代表作。表面看来，它情节荒诞，脱离现实，但联想到阿根廷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小说中人物的心情，不难领悟到作者的潜在意图是要读者了解人们厌烦为了衣食奔波的生活而宁愿变成一尾蝶螈的变态心理。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是位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名家。《绿叶丛中惊雷鸣》是这个流派的一个成功的短篇。它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本国财政寡头和外国资本家的丑恶形象，同时热情讴歌了人民坚强不屈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作家描写时隐时现的幽灵，若明若暗的琴声，

并非宣扬迷信，恰恰相反，正是体现了老百姓对这位罢工领头人的怀念以及群众领袖对人民的眷恋。在这篇作品里，我们可以领略一点魔幻现实主义那种“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独特味道。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奇妙的砂粒》描述的是蚂蚁社会，但何尝不是人类社会中官吏横行、鱼肉人民的真实写照。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不很好懂，有的作品要反复玩味，方能体会个中道理。他自己说过，他的作品要求读者作出各自的理解。我们选了三个不同风格的短篇，其中《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是作者写的长篇名著《百年孤独》的雏型。秘鲁作家胡利奥·拉蒙·里贝罗在拉美文坛被认为风格精炼、用词娴熟的短篇小说家。本书所辑《烛光荧荧》和《一枚徽章》两个短篇，其风格大不相同，但目的都在于揭露社会的弊病。其他如阿根廷作家埃托尔·阿尔贝托·穆雷纳的《骑兵上校》、巴西作家奥里热内斯·莱萨的《遗产》和塞绕·波尔多的《马杜列拉区的奸杀案》、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科洛亚内的《火鹤马》、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的《干渴》、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捉海蛇》、委内瑞拉作家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的《鼓的舞蹈》都各具特色，耐人寻味。

在编选这本集子的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外国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以及在京拉美专家的热情支持，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1年5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 阿 根 廷 〕

豪·路·博尔赫斯

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王永年译 (1)

坐在门槛上的人.....姜浩银译 (10)

胡·科塔萨尔

被占领的房子.....许宏治译 (19)

仰望夜空.....江志方译 (25)

美西螈.....何 汤译 (35)

贝·科尔顿

锯木厂.....赵金平 钱兆利译 (44)

火车上的走私女人.....赵金平 钱兆利译 (49)

埃·阿·穆雷纳

骑兵上校.....小 风译 (57)

〔 巴 西 〕

梅·伊·阿尔布克尔克

拉波佐的裤子.....孙成敖译 (67)

奥·莱萨

遗产.....孙成敖译 (84)

塞·波尔多

马杜列拉区的奸杀案.....尚京堂译 (106)

埃·维里西莫

阴影的航船.....张翠微 钱兆利译 (135)

将军的梦忆.....邵恒章译 (143)

〔智利〕

弗·科洛亚内

火鹤马.....杨启藩译 (154)

何·多诺索

迪纳玛尔盖罗.....赵德明译 (173)

曼·罗哈斯

猎枪和鸚鵡.....段玉然译 (187)

〔哥伦比亚〕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个长翅膀的老头.....王志光译 (198)

爱之后的必然死亡.....徐少军译 (206)

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刘晓陆译 (217)

〔厄瓜多尔〕

何·德·拉·库阿德拉

军 纪 李永春译 (226)

狗的夜宵 李永春译 (233)

豪·伊卡萨

干 渴 刘晓眉译 (238)

〔墨西哥〕

胡·何·阿雷奥拉

换妻记 刘习良译 (264)

奇异的砂粒 刘 瑛译 (269)

卡·富恩特斯

捉海蛇 江 禾译 (278)

阿·亚涅斯

黄 蜂 顾文波译 (347)

〔巴拉圭〕

奥·罗亚·巴斯托斯

绿叶丛中惊雷鸣 宁 西译 (363)

〔秘 鲁〕

何·马·阿格达斯

“呆”乐师 范 宜译 (403)

胡·拉·里贝罗

烛光荧荧.....林一安译 (463)

一枚徽章.....林一安译 (471)

卡·爱·萨瓦莱塔

反叛的姑娘.....赵德明译 (479)

〔乌拉圭〕

奥·基罗加

一记耳光.....白风森译 (486)

〔委内瑞拉〕

何·拉·波卡特拉

魔 王.....育 兴译 (496)

阿·乌·彼特里

鼓的舞蹈.....江 山译 (506)

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王永年译

源 远 流 长

1517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①神父十分怜悯那些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至死的印第安人，他向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建议，运黑人去顶替，让他们在安的列斯群岛金矿里过非人生活，劳累至死。他的慈悲为怀，导致了这一奇怪的变更，后来引起无数事情：汉迪创作的黑人民歌勃鲁斯^②，东岸画家文森特·罗西博士在巴黎的成名，亚伯拉罕·林肯神话般的伟大业绩，南北战争中死了五十万将士，三十三亿美元的退伍军人养老金，传说中的法鲁乔^③的塑像，西班牙皇家学院字典第十三版收进了“私刑处死”一词，场面惊人的电影《哈利路亚》^④，索莱

①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西班牙教士，在墨西哥恰巴斯任主教，曾十二次渡海回国，为印第安人请命。

② 汉迪 (William Christopher Handy)，美国黑人作曲家，有“勃鲁斯之父”之称，作品有《圣路易斯勃鲁斯》、《孟斐斯勃鲁斯》等。

③ 法鲁乔 (Falucho)，阿根廷爱国黑人士兵Antonio Ruiz的绰号，据传因反对升西班牙国旗，于1824年2月7日被枪决。现阿根廷首都雷蒂罗广场有他的青铜塑像。

④ 《哈利路亚》(Aleluya)，美国1930年摄制的以黑人和宗教为题材的电影。

尔^①在塞里托身先士卒，白刃冲锋，某小姐的雍容华贵，暗杀马丁·菲耶罗^②的黑人，伤感的伦巴舞曲《花生小贩》，图森特·劳弗丢尔^③象拿破仑似的被捕监禁，海地的基督教十字架和黑人信奉的蛇神，黑人巫师的宰羊血祭，探戈舞的前身坎东贝舞^④，等等。

此外，还有那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解放者拉萨鲁斯·莫雷尔的事迹。

地 点

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诸江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是那个无与伦比的恶棍表演的舞台（发现这条河的是阿尔瓦雷斯·德·比内达，第一个在河上航行探险的是埃尔南多·德·索托上尉^⑤，也就是那个征服秘鲁的人，他教印加王阿塔华尔帕^⑥下棋来排遣监禁的岁月。德·索托死后，水葬在密西西

-
- ① 索莱尔（Miguel Estansilao Soler, 1793—1849），阿根廷将军及外交家，曾指挥1812年塞里托等重大战役。罗萨斯独裁期间，移居蒙得维的亚。
- ② 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描写潘帕斯草原和高乔人生活的著名长诗《马丁·菲耶罗》及《马丁·菲耶罗的归来》中的主人公。
- ③ 图森特·劳弗丢尔（Toussaint Louverture, 1743—1803），多米尼加反抗法国统治的黑人领袖，起义成功后，颁布宪法，自任终身总统。后被监禁，死于法国。
- ④ 坎东贝舞（Candombe），南美黑人一种动作怪诞的舞蹈。
- ⑤ 埃尔南多·德·索托（1500—1542），西班牙军人，征服秘鲁后，到达哈瓦那和佛罗里达，1538年在密西西比河航行。
- ⑥ 阿塔华尔帕（Atahualpa），最后一个印加王，受西班牙军人皮萨罗欺骗遭监禁，虽献出满满一房间的金子赎身，仍于1533年被处死。

比河)。

密西西比河面广淼，是巴拉那、乌拉圭、亚马孙和奥里诺科几条河的无穷尽而又隐蔽的兄弟。它源头混杂；每年夹带四亿多吨泥沙经由墨西哥湾倾注入海。经年累月，这许多泥沙垃圾积成一个三角洲，大陆不断溶解下来的残留物在那里形成沼泽，上面长了巨大的柏树，污泥、死鱼和芦苇的迷宫逐渐扩展它恶臭的版图和静寂的疆界。上流阿肯色和俄亥俄一带也是广袤的低湿地。生息在那里的是一个皮肤微黄、体质孱弱、容易害热病的人种，他们眷恋着石头和铁矿，因为除了沙土、木材和混浊的河水之外，他们一无所有。

众 人

十九世纪初期（我们这个时代），密西西比河两岸一望无际的棉花地是黑人起早摸黑种植的。他们住的是木板小屋，睡的是泥地。除了母子血缘之外，亲属关系混乱暧昧。这些人有名字，姓有没有都无所谓。他们不识字。说的英语拖字带腔，象用假嗓子唱歌，音调很伤感。他们在工头的鞭子下弯着腰，排成一行行地干活。他们经常逃亡；满脸大胡子的人就跨上高头大马，带着凶猛的猎犬去追捕。

他们保持些许动物本能的希望和非洲人的恐惧心理，后来加上了《圣经》里的词句，因此他们信奉基督。他们成群结伙地用低沉的声音唱“摩西^①降临”。在他们心目中，密西西比河正是污浊的约旦河的极好形象。

① 摩西 (Moses)，《圣经》中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

这片辛劳的土地和这批黑人的主人都是些留着长头发的老爷，饱食终日，贪得无厌，他们住的临河的大宅第，前门总是用白松木建成仿希腊式。买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往往要花一千美金，但使唤不了多久。有些奴隶忘恩负义，竟然生病死掉。从这些靠不住的家伙身上当然要挤出最大的利润才行。因此，他们就得在地里从早干到黑，因此，种植园每年都得有棉花、烟草，或者甘蔗收成。这种粗暴的耕作使土地受到很大损害，没几年肥力就消耗殆尽；种植园退化 成 一 片 片 贫 瘠 的 沙 地。荒废的农场、城镇郊区、密植的甘蔗园和卑陋的泥淖地住的是穷苦的白人。他们多半是渔民、流浪的猎人和盗马贼。他们甚至向黑人乞讨偷来的食物；尽管潦倒落魄，他们还保持一点自豪：为他们的纯粹血统没有丝毫混杂而自豪。拉萨鲁斯·莫雷尔就是这种人中间的一个。

莫 雷 尔 其 人

时常在美国杂志上出现的莫雷尔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的真面目很少流传，并不是偶然的事。可以设想，莫雷尔不愿意摄影留念，主要是不落下无用的痕迹，同时又可以增加他的神秘性……不过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其貌不扬，眼睛长得太靠拢，嘴唇又太薄，不会给人好感。后来，岁月给他添了那种上了年纪的恶棍和逍遥法外的罪犯所特有的气派。他象南方老式的财主，尽管童年贫苦，生活艰难。他没有读过《圣经》，可是布道时却煞有介事。

“我见过讲台上的拉萨鲁斯·莫雷尔，”路易斯安那州巴吞

鲁日一家赌场的老板说，“听他那番醒世警俗的讲话，看他那种热泪盈眶的眼神，我明知道他是个色鬼，是个拐卖黑奴的骗子，当着上帝的面都能下毒手杀人，可是我禁不住也哭了。”

另一个激情横溢的绝妙例子是莫雷尔本人提供的。“我顺手翻开《圣经》，看到一段合适的圣保罗的短诗，就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的道。在这段时间里，克伦肖和伙计们没有白呆着，他们把听众的马匹都带跑了。我们在阿肯色州把马全卖了，只有一匹烈性的枣红马，我自己留下当坐骑。克伦肖也挺喜欢，不过我让他明白他可不配。”

行 径

从一个州偷了马，到另一个州卖掉，这种行径在莫雷尔的犯罪生涯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枝节，不过大有可取之处，莫雷尔依仗它在恶棍列传中占了一个显赫的地位。这种做法别出心裁，不仅因为决定做法的情况十分独特，还因为手段非常卑鄙，玩弄了企望心理，使人死心塌地，又象一场噩梦似的逐渐演变发展。亚尔卡庞和“甲虫”莫兰^①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一批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在大城市活动。他们的勾当却上不了台面，无非是为了独霸一方，你争我夺……至于人数，莫雷尔手下有过千把人，都是发过誓、铁了心跟他走的。二百人组成最高议事会发号施令，其余八百人唯命是从。担风险的是下面一批人。如果有人反叛，就让他们落

^① 亚尔卡庞（Al Capone）和“甲虫”莫兰（Bugs Moran），二十世纪初期，美国黑社会的领袖人物，在芝加哥等大城市活动猖獗。

到官方手里，受法律制裁，或者扔进滚滚浊流，脚上还拴一块石头，免得尸体浮起。他们多半是黑白混血儿，用下面的方式执行他们不光彩的任务：

他们在南方各个大种植园走动，有时手上亮出豪华的戒指，让人另眼相看。他们选中一个倒霉的黑人，说是有办法让他自由。办法是叫黑人从旧主人的种植园逃跑，由他们卖到远处另一个庄园。卖身的钱分一部分给他本人，然后再帮他逃亡，最后把他带到一个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州。金钱和自由，丁当作响的大银元加上自由，还有比这更动心的诱惑吗？那个黑奴不顾一切，决定了第一次的逃亡。

逃亡的途径自然是水路。独木舟、火轮的底舱、驳船、前头有个木棚或者帆布帐篷的大木筏都行，目的地无关紧要，只要到了那条奔腾不息的河上，知道自己在航行，心里就踏实了……他给卖到另一个种植园，再次逃到甘蔗地或者山谷里。这时，那些可怕的恩主（他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们了）提出有种种费用要支付，声称还需要把他卖一次，最后一次，等他回来就给他两次身价的提成和自由。黑人无可奈何，只能再给卖掉，干一个时期的苦力活，冒着猎犬追捕和鞭打的危险，做最后一次逃亡。他回来时带着血迹、汗水，心情绝望，只想躺下来睡个大觉。

最 终 的 自 由

这个问题还得从法学观点加以考虑。在黑人的旧主人没有申报他逃亡、悬赏捉拿之前，莫雷尔的爪牙并不将他出售。因此谁都可以扣留他，以后的贩卖只能算是诈骗，不能

算偷盗。打官司只是白花钱，因为损失从不会得到补偿。

这种做法再保险不过了，但不是永远如此。黑人有嘴能说话。出于感激或者愁苦，黑人会吐真情。那个婊子养的奴隶坯子拿到他们给得冤枉的一些现钱，在伊利诺斯州埃尔开罗的妓院里胡花，喝上几杯黑麦威士忌就泄露了秘密。那几年里，有个废奴党在北方大闹；那帮危险的疯子，不承认蓄奴的所有权，鼓吹黑人自由，唆使他们逃跑。莫雷尔不想跟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平起平坐。他不是北方扬基人，而是南方白人，祖祖辈辈都是白人。这门子买卖他打算洗手不干了，不如当个财主，自己购置大片大片的棉花地，蓄养一批奴隶，让他们排成一行行的，整天弯腰干活。凭他的经验，他不想再冒无谓的危险了。

逃亡者向往自由。于是拉萨鲁斯·莫雷尔手下的混血儿互相传递一个命令（也许只是一个暗号，大家就心领神会），给他来个彻底解放：让他不闻不问，无知无觉，远离尘世，摆脱恩怨，没有猎犬追逐，不被希望作弄，免却流血流汗，和自己的皮囊永远诀别。只消一颗子弹，小肚子上捅一刀，或者脑袋上一棍，只有密西西比河里的乌龟和四须鱼才能听到他最后的消息。

大 祸 临 头

靠着心腹的帮助，莫雷尔的买卖必然蒸蒸日上。1834年初，七十名左右黑人已得到“解放”，还有不少准备追随这些“幸运”的前驱。活动范围比以前大了，需要吸收新的人手。参加宣誓的人中间有个名叫弗吉尔·斯图尔特的青年，

阿肯色州的人，不久就以残忍而崭露头角。他的叔父是个财主，丢了许多黑奴。1834年8月，斯图尔特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检举了莫雷尔和别人。警方包围了莫雷尔在新奥尔良的住宅。不知是由于疏忽或者贿赂，被莫雷尔钻了空子逃脱了。

三天过去了。莫雷尔一直躲在图卢兹街一座院子里有许多攀缘植物和塑像的古老的宅第里。他似乎吃得很少，老是光着脚板在阴暗的大房间里转悠；抽着雪茄烟，冥思苦想。他派宅第里的一个黑奴给纳齐兹城捎去两封信，给红河镇捎去一封。第四天，来了三个男人，跟他谈到次晨。第五天傍晚，莫雷尔睡醒起身，要了一把剃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好衣服，出去了。他安详地穿过北郊。到了空旷的田野，在密西西比河岸低地上，他的步子轻快多了。

他的计划大胆得近于疯狂。他想利用对他们有敬畏心情的最后的一些人——南方驯从的黑人。他们看到逃跑的伙伴们有去无回，因此对自由还存奢望。莫雷尔的计划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黑人起义，攻下新奥尔良，大肆掳掠，占领这个地方。莫雷尔被出卖后摔了大跟头，几乎身败名裂，策划一次遍及全州的反应，把罪恶勾当拔高到解放行动，载入史册。他带着这个目的前往他势力最雄厚的纳齐兹。下面是他自己关于这次旅行的叙述：

“我赶了四天路，才弄到一匹马。第五天，我在一条小河边歇歇脚，打算补充一些饮水，睡个午觉。我坐在一株树干上，正眺望着前几小时走过的路程，忽然见到有个人来近，胯下一匹深色的坐骑，真俊。我一看就打定主意夺他的马。我站起来，用一支漂亮的左轮手枪对着他，吩咐他下

马。他照办了，我左手抓住缰绳，右手用枪筒指指小河，叫他往前走。他走了二百来步停下。我叫他脱掉衣服。他说：

‘你既然非杀我不可，那就让我在死之前祷告一下吧。’我说我可没有时间听他祷告。他跪在地下，我朝他后脑勺开了一枪。我一刀划破他肚皮，掏出五脏六腑，把尸体扔进小河。接着我搜遍了衣服口袋，找到四百元零三角七分，还有不少文件，我也不费时间去一一翻看。他的靴子还是崭新的，正合我的脚。我自己的那双已经破损不堪，也扔进了小河。

“就这样，我弄到了迫切需要的马匹，以便进纳齐兹城。”

中 断

莫雷尔率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莫雷尔被他所梦想率领的黑人队伍绞死——我遗憾地承认密西西比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和一切富有诗意的因果报应（或者诗意的对称）相悖，他的葬身之处也不是他罪行累累的河流。1835年1月2日，拉萨鲁斯·莫雷尔在纳齐兹一家医院里因肺充血身亡。住院时用的姓名是赛拉斯·巴克利。普通病房的一个病友认出了他。1月2日和4日，有几个种植园的黑奴打算起事，但没有经过大流血就被镇压了下去。